

弥金 | 展览预告 | 黄佩珊：再制的现场

弥金画廊即将推出艺术家黄佩珊 (Huang Peishan) 个展“再制的现场”。展期自 2024 年 5 月 26 日至 6 月 24 日。

长久以来，图像作为证据的合法性对摄影而言似乎永恒成立，然而，即使在完全记录客观事实的创作模式之中，也暗藏一种可导向误导性结果的事实，即工具是诚实的，但人不是。随着人工智能生产力进入新纪元，生成结果的无穷尽、纯粹人造性以及工具本身的强不确定性如塞壬之歌，引诱艺术家进行探索，时代语境的更新亦使在过去长久存在的一切普遍定义与观念的坚实权威动摇。

黄佩珊对“人造”概念有强烈兴趣，自 2023 年春季起开始将 AI 纳入创作工具范畴。本次展出的最新系列作品中，艺术家从过往熟悉的创作媒介传统摄影、雕塑等出发，结合 PS、AI 等媒介，对日常生活场景中提取的素材和灵感进行“再造”，多次反复、调试以逼近特定“现场”的预设，实现了对于想象空间的摄影，并以装置形式再呈现“再制现场”。该系列创作可视作目的兼为“试探不同媒介间协同创作的可能性及边界”与“搭建基于艺术家个人喜好的可供情感寄托的虚拟空间”的实验，延续了黄佩珊过往关于模仿、模拟、造物欲望的讨论以及诗学审美偏好的呈现，并借助“人造”题材的特殊语境对“图像作为证据”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艺术家力图创造“看似正确”却藏有破绽的图像，将其定义为对于想象空间的摄影，图像看似成为情景想象切实存在的证据，破绽同时成为了图像内空间及景观通过数字编辑模拟才得以达成“仿真”的证据。

弥金 | 展览现场 | 黄佩珊：再制的现场

让 AI 参与创作过程不可避免地成为黄佩珊新系列作品中无法绕过的讨论，于是本篇干脆从此谈起。艺术家对于“人造”概念的兴趣存在已久，近五年来更愈加浓烈，在 AI 生产力大幅提高后，选择让 AI 加入创作工具之列对黄佩珊而言几乎是必然的。如此，最具趣味的问题之一出现——新兴媒介的加入究竟为艺术家的作品带来了哪些新的创作与思考的可能？

I.

长久以来，黄佩珊热衷于想象空间，想象在曾经所见的、或仅仅是喜爱的空间基础之上建立。AI 的产出成果具有纯粹的“人造性”——这一工具的介入有能力为一切真实存在的事物创造“仅是看似存在”的可能——艺术家进行情景想象写生的一种路径由此产生。黄佩珊借助传统摄影与新媒体工具收集或制作素材，AI 和新媒体工具的反复生成、调试则是黄佩珊在“编撰”想象空间（及其他图像）时不断逼近预设的手段。最终完成的图像介于虚构想象与现实存在之间，直指观众心中某种不引人注目但将终身蔓延生长的情绪。从现象学角度解读，空间中一切物的状态均暗示物与某一主体间已发生或将发生的交互，呈现了不具体存在的空间主人在场域内的活动状态，延展至对空间主人面对的现实社会情景的暗示。

图像中的空间成为了连接所有可能性的场域，成为了场域内假想主体情感与生活情节中的过渡空间，黄佩姗在构建想象空间的同时，也构建了与空间相对应的、以临界状态为中心展开的社会拟剧（Social Drama, Victor Turner, 1988），并赋予了想象空间阈限空间（Liminal Space）的功能。剧中人物指向与艺术家生活在同一时代、渴望相似寄托、寻求集体共鸣的所有人，而阈限空间这一概念本身暗含一种期待：在这里，人们不再受限于族群（包括但不限于性别、种族、阶级与地缘层面的族群）中的规范与限制，呈现出一种相互平等的状态，当这样的空间出现在期待尚未完全成为现实的环境里，最终呈现为一个个为达成最终期待而呼唤呐喊的异质空间（Heterotopia, Michel Foucault, 1975）。

II.

AI 作为工具介入亦带来了对于物质与证据合法性的研究和质疑。

黄佩姗构建想象空间的过程，可归纳为对从日常生活中的物质存在中提取的灵感进行数字化。有时艺术家用胶片相机拍摄创作中所需的图片素材，底片在被转化为数码图像时，图像中的三维空间以及切实可感的胶片也被转化为了二进制编码。数码图像作为素材，经 AI 加工的过程将原本的编码解构再重构，提供无穷多虚拟空间的二维图像投影。喷印作品是实现想象情景再物质化的途径，但也使数字空间的无穷可能坍塌，呈现为由实体喷墨点组成的虚拟二维空间的唯一态，强迫黄佩姗放弃先前的无穷选择与无尽可能。承载物质化想象的材料传递着被印刷想象的氛围，本次展出的作品《每日桌台计划》被艺术家印刷在常作为服装材料的乔其纱上，呼应空间于主体的亲近、柔软、私密的感受，材料半透明和轻盈的特质连结作品存在于在现实和想象之间的位置，飘忽、难以触及，却切实存在，成为了完成社会拟剧与阈限空间的再物质化的最终环节。

黄佩姗的作品中保留了部分在数字化与再物质化过程中产生的“破绽”。在以 AI 为媒介进行创作前，黄佩姗精钻于摄影（早期作品基本没有数字后期编辑的参与）、雕塑和装置的创作。在那一阶段之初，黄佩姗对摄影的纪实性以及对于事物的真实反馈能力坚信不移，图像作为证据对摄影而言似乎总是能成立。但很快她意识到：虽然工具是诚实的，但人不是。在本次展出的系列创作中，黄佩姗力图创造“看似正确”的图像，将其定义为对于想象空间的摄影，这些图像也看似成为了她的情景想象切实存在的证据。而图像中模糊化的边缘、失真的细节，既可被视作破绽，也作为坚实的证据，证明作品中的空间不曾切实存在、证明这些图像恰恰需经过数字编辑以达到“仿真”。关于“人造”题材的创作成为了黄佩姗对于“可质疑真实性”的回应。

III.

在图像作品中，证据的定义与功能所附属的角色在图像本身与图像中的细节之间转换，这是黄佩姗在近期的大部分作品都持续使用的思路。在本次展出的装置作品《预谋一场不清晰的描述 #1》中，围栏中的刺常用作“保护”的功能，且本身具有危险性，在

此刻却被视觉存在感更低的透明亚克力的围栏围住，成为被保护的對象。艺术家通过调整对象在城市空间与城市景观中的惯常角色，提出假设：实在物/人造物/现成品的功能定义是否确实可靠、不可动摇？

在黄佩珊过去五年的创作中，一个线索一直延续：模仿和模拟。在过去，被讨论的更多的是城市空间中人们在对自然环境的模仿和模拟中形成的新的物态（例如风景园林、花园景观、喷泉）。目前的创作则是新一轮的不同工具的“模仿和模拟”。对于黄佩珊而言，模仿和模拟是带有控制欲和表达欲的行为，当那些和被模仿物貌似神离的物件被创作出来的时候，一种造物的欲望被满足。这样的欲望一方面体现着人类所具有的创造力和控制力，一方面又展示出人类面对欲望本身时依赖与难以抵抗的局限。

看到黄佩珊作品的那一刻，一种更富诗意的千禧美学氛围扑面而来，裹挟着极端的稳定感。细细分析，这样的稳定感或许来自佩珊对于作品诗学审美表达的掌控，或是摄影与科技媒介中本身带有的纪实、精密的属性，对于 Z 世代与千禧一代的观众而言更有熟悉的图像及场景带来的亲近感。

然而，这样的稳定如同作品中的空间，似乎只存在某些瞬间的感受之中，难以驻留。艺术家有意或无意地追求作品中流动着的脆弱平衡、表现情感辩证的纠结，不断打破传统的主流预设、建立新的秩序、再向亲自建立的秩序提出质疑，让作品留在永恒开放的可能性之中。

关于艺术家



黄佩珊，1994 年生于云南大理，现工作和生活于纽约和上海。她于 2018 年获得中国传媒大学学士学位，2022 年于美国马里兰艺术学院获得纯艺术硕士学位。

个展经历：2024 “再制的现场”，弥金画廊，上海；2023 “涟漪与褶子”，清影艺术空间，杭州；2023 “Artist’s Table”，清影艺术空间，纽约；2022 “re:replicate”，:iidrr Gallery 一蹴画廊，线上；2021 “Paradise 乐园”，空山美术馆，杭州。

近期群展：2024 “If a tree falls in a forest”，San Sheng Art Space, Contact Photography Festival, 多伦多；2024 “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清影艺术空间，北京；2024 “越过痕迹的光”，The Parrot, 上海；2024 “出神”，牛房仓库 OX, 澳门；2024 “尺寸可变”，比利时王国驻华大使馆，北京；2024 “纪念品橱窗”，树美术馆，北京；2023 “胸中元自有丘壑”，某某空间，北京；2023 “屿庐青年艺术节”，山中田艺术中心，北京；2023 “Art on Paper New York City”，清影艺术空间，纽约；2023 “艺术深圳”，清影艺术空间，深圳；2023 “A Happy Beginning 快乐出发”，LATITUDE Gallery, 纽约；2023 “Genesis: A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Artists”，前波画廊，纽约；2023 “诗稿”，清影艺术空间，杭州；2023 “Ways of seeing”，Museum 54, 纽约；2023 “Spring Pin-up Salon”，:iidrr Gallery 一簇画廊，纽约；2023 “MZ.25 (My Condolences)”，M+B Gallery, 洛杉矶。